

跻身百度风云榜小说类前列 高居起点网历史类小说三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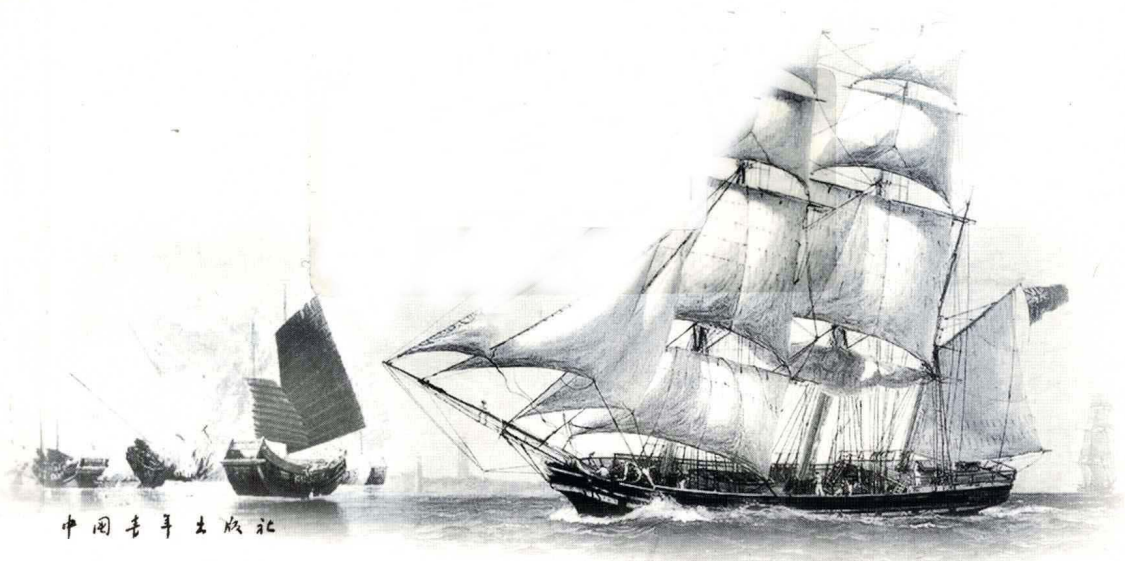
# 官居一品



裂天补手试人谁

三戒  
天

破落书生的进取人生  
从一介布衣到一品大员  
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



中国书局出版社

# 官居一品

之谁人试霸补天裂

三戒  
大师

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**(京)新登字083号**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谁人试手补天裂/三戒大师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1.3

(官居一品; 2)

ISBN 978-7-5006-9780-0

I. ①谁… II. ①三… III. ①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55260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地址: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策划: 刘霜 Liushuangcyp@yahoo.cn

特约监制: 吉吉 特约策划: 肖瑶

责任编辑: 刘霜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57350508

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

电话: (010) 57350517 57350524

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00×1000 1/16 19印张 1插页 320千字

2011年3月北京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5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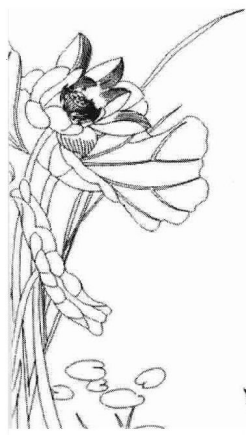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526



# 目录

001	017	033	048	066	077	097	113	127	139
第一章	第二章	第三章	第四章	第五章	第六章	第七章	第八章	第九章	第十章
物是人非事不休	中华岂会无烈士	寒衣沙场征战苦	假作真时真亦假	别君去兮何时还	一片冰心在玉壶	忙趁东风放纸鸢	一舞剑器动四方	谁人敢为天下先	君子同道即为朋



# 目录

149	163	172	186	201	217	234	246	265	280
第十一章	第十二章	第十三章	第十四章	第十五章	第十六章	第十七章	第十八章	第十九章	第二十章
蟾宫折桂夺魁首	解元斗酒破百联	风云涌动波澜起	任尔东南西北风	粉身碎骨浑不怕	岂因祸福避趋之	劝君更尽一杯酒	鬼哭神啼朝天号	无边光景一时新	梅花香自苦寒来





## 第一章

### 物是人非事不休

转眼间沈默已经回家几日了，一回来沈贺便病倒了，请来的大夫说这是“神破心伤，惊惧忧思之症”，主要是因为某事心恸过度，导致气血两亏，体虚乏力。

随后大夫也不客气，开出五钱银子一剂的药方，让沈默照方抓药，说每日早晚各服药一次，连服一个月便能痊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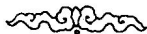
沈默捻着方子冷笑道：“这方子这么贵？不如请济仁堂的大夫再来诊过。”

那医生登时紧张起来，一个劲儿地直朝沈贺瞅去。

见沈默还要说话，沈贺气急败坏道：“你爹我难得生次病，就让我花两个钱吧！”

老爹都这么说了，沈默只好把质疑憋到肚子里，让沈安跟着大夫回去抓药。待他俩一走，沈默也起身往外走，沈贺不由紧张地问道：“你要去哪儿？”

沈默说去徐渭那儿，沈贺面色惨白道：“你还要走吗？”说着使劲咳嗽起来



道，“我都快把肺叶咳出来了，你就不能不走吗？”

沈默翻翻白眼道：“我总得取回行李吧？”

沈贺登时大喜过望，身子好似立刻就痊愈一般，使劲挥手道：“速去速回。”

沈默狐疑地看他一眼，沈贺立刻又剧烈地咳嗽起来。

沈默早已经猜出老爹的小把戏了，一片父爱拳拳，他又怎会不解人意地揭穿呢？

到了大乘弄里，沈默见了徐渭，便指指东厢道：“我家老爷子病了，哭着喊着要我回去，只好先把铺盖卷拿回去了。”

徐渭面露不舍道：“一看到你，还以为管饭的回来了，谁知连饭馆子一起搬走了。”

沈默哈哈大笑道：“欢迎随时去吃，就算长住也行。”

徐渭笑笑说：“少不得叨扰。”之后便拉着沈默在天井里坐下道，“快跟我说说化人滩用兵的始末，早就想去找你问问，这几天也没顾得上。”

沈默点点头，沉声道：“正想找你参详一下呢，看看病根到底在哪里。”便将俞大猷率军抵达化人滩以后，发生的种种情形讲给徐渭听，未了叹息道，“三千手持鸟铳弓箭的大明军士，被两百多倭寇撵得屁滚尿流，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啊！”

徐渭面色凝重道：“这并不稀奇，倭寇能以一敌十打败官军，早已经成为公论了。”

“原因何在？”沈默叹息道，“我这些天想了很多，现在想听听你的看法。”

“抛去朝廷那些蝇营狗苟，单说军队的战斗力，我认为原因有三。”徐渭沉声道，“其一曰以文制武；其二曰卫所弊政；其三曰兵源不佳。”

“先说第一个‘以文制武’，是我太祖祖制，为的是防止武将坐大，实行起来效果也不错，却导致外行指挥内行，将领地位低下。”徐渭叹口气道，“我朝对武将防范太严，管训练的将领不带兵，临场指挥的将领不知兵，且还要受上级文官的掣肘。一个三品武将见了六品御史，说不得还要下跪，一旦有所忤逆，御史竟可当场命人将其打板子……试问武将地位如此之低下，除了那些世袭军户之外，有谁还愿意习武卫国呢？”

“没有，一个也没有！”徐渭使劲一拍桌子道，“青年俊彦全都挤在科场这一桥上，十几年寒窗苦读，把身子耗得弱不禁风，把脑子念得成了榆木疙瘩，



只知道墨守成规，不知道兵无常形！让这样的一群书呆子做指挥，就是虎狼之师也得带成绵羊！”

“更何况我大明已经压根没有虎狼之师！”徐渭沉声接着道，“我大明兵制有两大特点，一是‘世兵制’，二是‘自给制’，太祖当年将全国军队编户，命其世代屯田以自给自足，世代当兵，以保家卫国。太祖尝云：‘吾养兵百万，要不费百姓一粒米。’确实在之后的许多年里，我大明的财政支出中，没有军费这一项，确实减轻了百姓和朝廷的负担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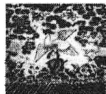
“但现在看来，这样的做法显然问题很大。首先，这使军队基本上成为一个封闭集团，不仅在组织上，生活上也基本是独立于普通大众的。当保家卫国不再是整个大明‘匹夫有责’，而是基本落在这个封闭集团身上时，显然是极端不公平的，他们肯定是有怨气的，时间一长就要想方设法逃脱了。”

“第二，当这个集团内部自给时，军官必然加重对屯军的剥削，也当然降低了守军的待遇。据我所知，我们绍兴卫所的军卒普遍衣不遮体、食不果腹。其生活不要说和咱们当地百姓比，就是比起西南内陆来，也要差很多。军队和邻近百姓的反差，使得军卒不安、骚动起来。他们想摆脱沉重的徭役，过上富裕的生活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脱离军队。”

“军官的腐败更加促进了这种逃亡。”徐渭义愤填膺道，“他们为了发财，将军屯变为私田，役使士卒耕种，使卫所粮饷供应不足；他们剥削军卒，使他们更加困苦；他们贪图贿赂，放纵士卒逃亡！他们贪图军卒月粮，逃亡也不予追报！”

“日积月累下来，卫所军的缺额早已经令人发指！我大明建国七十年，也就是正统年间，逃亡官军竟达一百六十多万，占在籍的一半还多。到了现在嘉靖年间，大部分卫所的实有军士已经不足在籍的三成……而那些没逃亡的军士，也多为老弱病残不堪作战之辈。”徐渭双目通红，声嘶力竭道，“太祖时横扫宇内、威震八方的强大卫所军队，现已经沦为战不能战、守不能守、一群有百害而无一用的废物了。”

“将这种军队拉出来与强悍的倭寇作战，打败了不是笑话，打胜了才是！”徐渭一脸讥讽道，“而且因为缺额严重，朝廷以为派了三千人去作战，但实际上能拉出来的，也就是五六百人，还全是老弱病残，打败这五六百个半残疾，就相当于打败了三千人，这就是‘倭寇以一敌十’的原因。”





一直凝神倾听的沈默，终于插话道：“那天俞将军的军队，虽然也不够数，但七成总是有的……而且俞将军说，他的部下基本上都是沿海地区的农民，生活优渥，当兵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，所以才不愿卖命打仗的。”

“他说的没错，但我说的更没错。”徐渭说得口干舌燥，咕嘟咕嘟饮了一肚子凉茶，擦擦嘴继续道，“卫所军逃了大半，剩下的小半又被倭寇基本消灭，以至于近些年来，沿海卫所已经是名存实亡了。可倭寇却益发兴旺起来，没有军队是万万不行的……所以从嘉靖二十七年开始，朝廷便命各省各府开始从民间招募兵勇，俞大猷的部队一准儿是募兵。”

“我记得你说过，原因之三便是兵源不佳。”沈默轻声道，“看来募兵也没做好。”

“嗯，倭患尽在沿海之地，所以募兵也尽在沿海。有道是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，这话其实是有道理的。沿海兵性情伶俐，狡猾多端。这种兵驱之则前，见敌辄走；敌回便追，敌返又走。这种兵驱之以宽亦驯，驭之以猛亦驯，平时十分省心，却万万不可用来打仗。”说着冷笑连连道，“别说他俞大猷了，就是把常遇春从坟里挖出来，也一样白搭！”

话音未落，突然听门口有人道：“一介书生也敢妄议军事，非把你抓去见官不可！”

这话可把沈默和徐渭吓得够呛，两人赶紧往门口看时，却见唐顺之领着一个身材魁梧的英俊青年站在门口，这青年望之不过二五六，剑眉星目，相貌堂堂，身穿得体的雪白锦袍，脚踏黑面的斗牛快靴，更显得猿背蜂腰，体态修长。

徐渭还是老毛病，只跟唐顺之说话，他满脸惊喜道：“义修哥，你回来了？”

唐顺之颌首道：“绍兴出现倭寇踪迹，恐怕自此不再太平。正好俞将军已经带兵顶上去了，为兄便带着子弟兵回来了。”说着朝沈默拱手笑道，“绍兴知府感谢沈相公，消灭了入境倭寇，使我绍兴父老免遭无端祸害。”

沈默摇头苦笑道：“感情只是代表官府感谢我，您自己就不谢我了？”

“咱们爷俩谁跟谁。”唐顺之眨眨眼笑道，说着对那同来的青年道，“元敬，来给你介绍一下咱们绍兴的两大才子，年纪大的这个叫徐渭徐文长，年轻的叫沈默沈拙言。”又对沈默两个介绍道，“这位是浙江都司金事戚元敬。”

那青年朝两人一抱拳道：“末将戚继光。”



四人坐下后，唐顺之道明了来意：“我和元敬是在守卫宁波时认识的，十分谈得来。”说着对沈默两个道，“元敬是难得的文武全才，用了很长时间摸索出一套与倭寇作战的办法，特来请文长给参详一下，挑挑毛病。”

徐文长不由笑道：“想不到我徐渭的刻薄之名，都已经传到山东老乡的耳朵里了。”

戚继光道：“据说只要是徐先生挑不出毛病来的，那就一定没有毛病，所以还请您不吝赐教。”

徐渭微微点头，瞥他一眼道：“好吧。”

戚继光很高兴，刚要从怀里掏出文稿开讲，却听徐渭先道：“我先问一句，你准备用哪儿的兵来实施你的宏图大略？”

戚继光顿一顿道：“总督府给末将什么兵，末将便用什么兵。”

“那你就不要讲了。”徐渭翻翻白眼道，“你就算计划得再完美无缺，靠那帮兵油子也是不可能实现的。”

戚继光呆一下道：“此言何出？”徐渭却用鼻孔对着他。

沈默便将徐渭说的“兵源不佳”那条，温和地讲给戚继光听了。

戚继光感激地朝沈默笑笑，转对徐渭道：“先生没带过兵，可能不知道，这兵原先什么样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怎么练怎么带，只要为将者严格训练，赏罚分明，爱兵如子，持之以恒，再差的军队也会脱胎换骨，变成能打硬仗的劲旅。”为免讲空话之嫌，戚继光又举了自己在北地的例子道：“末将初到蓟门时，面对的也是一群兵油子，最后还是将他们带出来，变成与蒙古人对阵毫无惧色的勇士了。”

“那我就拭目以待，”徐渭笑一声道，“看看戚将军如何将我浙江官兵，改造成与倭寇对阵毫无惧色的勇士！”

好在沈默和唐顺之都是能说会道之人，在他俩一番调节之下，才没有直接不欢而散。

但那戚继光到最后也绝口不提他的平倭之策，显然是被伤到自尊了。

唐顺之见谈不出什么东西来，笑骂一声，起身道：“不在这干磨牙了，我们也该回去了。”

沈默道声谢，与徐渭将二人一道送去门口，临走时唐顺之突然对沈默笑道：“这次你和那义士立了大功，府里、县里都会有所表示的……但都得先等着



上面的话下来以后。”说着眨眨眼道，“据可靠消息，钦使已经在路上了，你月底月初的就不要出门了，好生收拾一下屋子，等着接旨吧。”

有戚继光在边上，沈默也不好开玩笑，只是一脸为难道：“府学初一开馆，我总得去报到吧。”

“那个不影响。”唐顺之和戚继光上了马，丢下一句，“别离开绍兴城就行。”说完便告辞而去。

戚将军也很有礼貌地朝沈默拱拱手，跟着唐顺之走了。

转眼便到了七月初一，府学开馆的日子，一大早沈默便在沈安的陪伴下，带着学具书籍，往绍兴府学官去了……

绍兴府学位于城南投醪河畔，本朝迭有兴修，以致现今占地百亩，壮丽宏伟，又聘有名儒为师，乃是公认的浙东第一。每年都有通过三级考试的本府俊才负笈来游，成为一名人人羡慕的府学生。

当然如沈默这般，以三试三魁的成绩考入的，更是如明星一般引人瞩目，刚刚走到学宫门前，便有一群等在门口的同年，一齐朝他拱手问安道：“师兄早……”

这些都是一船同去杭州考试的，现在齐刷刷地头戴儒生方巾，身穿宝蓝色直裰袍，却是都换成了生员服色。沈默与他们的穿着大致相同，只是一般生员的襦衫用绢，他却用绸，腰上悬挂的玉佩也较同年高一个档次，这当然不是他爱炫耀，而是院试第一就得这么穿，这是规矩。

其实按理说，小三元者应该在头巾边别簪花一支，沈默觉得像媒婆，横竖不答应，他老爹才快快取下来道：“可惜啊可惜，别人想戴还捞不着呢。”

与一千同学重见，沈默竟升起恍若隔世之感，不由连连拱手道：“险些就见不到诸位了。”

众同年也歉歉道：“若是知道会遇上倭寇，当时说什么也留下来等师兄。”

沈默便呵呵笑道：“若是知道会遇上倭寇，当时说什么也会跟你们一起走。”登时引得一片大笑。

一众新生进了学宫大门，只见面前广场上摆了一溜儿铜盆。

大伙知道入学仪式要开始了，便安静下来，由站在那边的司礼训导指挥着，



依次在盆中净手，然后往鞋子上和帽子上掸了点水花，以表示对圣人之地的尊敬——府学官之所以称为官，因为供奉着孔子，所以府学又叫做孔庙。

待洗干净之后，便在那训导的带领下入池、跨壁桥，到了府学正殿孔子殿外。到这之后，大伙又一次在阶前重新列队，才在训导先生的引领下，进入了正殿之中。

大殿内的至圣先师像两侧，已经站满了往届的生员，站在最前面的是新生，人数最少，仅有四五十人，其中第一排便站着那诸大绶；中间的是增生，人数有两三百；最后面的是附生，人数与增生同，已经站到偏殿去了。

那引路训导命新生站在大殿中间，面朝至圣先师像站好，然后便匆匆去后堂报告去了……沈默被安排在第一排，左边两个是陶虞臣和孙纛，右边两个则是另外两位五魁。

过了一炷香工夫，便听一声叫唤道：“知府大人到！”

包括那些个训导在内，满屋子人一齐朝发声的方向躬身施礼道：“恭迎先生！”

便见唐顺之着一身绯红官袍，在教授大人的陪同下，郑重地走入大殿，在孔子像前站定。

这时，那司礼训导又高声道：“参拜先师！”众人在唐知府的率领下，毕恭毕敬地朝孔子像三叩首，然后知府大人和教授、训导起，往届生员也起，只有沈默他们这些新生还跪着。

“诸新生行拜师礼。”司礼训导继续唱道。

新生们便朝立在孔子像前的知府、教授和训导行礼，这才算完成了跪拜仪式。

待众人起身，司礼训导又道：“请教授大人讲话。”

教授大人先给孔子上香，然后对着新生们背一段太祖圣谕，无非是“忠君爱国，刻苦读书，奉公守法，报效君父”之类的陈词滥调，然后才是真正有用的——

他说：“入学后，生员要专治一经，以礼、射、书、数设科分教。”即是说课程分为四类：一是“礼科”，包括经、史、律、诰、礼、仪等，生员必须熟读精通。二是“射科”，乃是朔望日演习射法，由长官引导比赛。三是“书科”，要求生员练习书法，临名人法帖，每天练习五百字。四是“数科”，要求生员必



须精通九章算术。

然后教授大人又宣布了上课时间，每月上二十天课，再加上每月初五、二十的时文大考，初六、二十一的经解策论小考，也就是说一月有二十四天在校时间。不过学校并不要求生员务必出勤，但必须参加每月的大考小考，且诸生还需各列功课簿一本，各将每月所读何书、所作何文或所临某帖，逐一注明，以备掌院不时阅取。

啰啰唆唆讲完一通，教授大人这才喘口气道：“请知府大人训话。”

唐知府也接过一束线香，给孔老爷子上了香，这才转身道：“诸位生员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们进入府求学是为了什么？”提问几个新生，有的说是“提高修养”，有的说是“报效大明”。

唐知府耐着性子听了几位的，淡淡一笑道：“你们说的都很好，但都不是真心话，本官当着至圣先师的面，便说一句直白的，你们就是想学好举业，好像本官一样，金榜题名，红袍加身……谁敢说不是，本官立刻给他赔不是。”

满大殿人讪讪笑起来。

只听知府大人接着道：“如果都认为是这样，本官就颀颜以前辈会元的身份，来给你们传授一下心得经验，愿意听吗？”这下不光是新生，满大殿生员都十分激动……

“方才教授大人介绍了府学课程，本官想你们中的不少人，已经在心中将其暗暗划分为两类，一类有用于科举的，一类无用于科举的……有用的就认真学，无用的就弃之如敝屣。”唐知府慢悠悠地说道，引来了生员们不由自主地点头。

“本官也将其分为两类，举业和德业，你们认为无用的，都被我划进了德业之中。”唐顺之沉声道，“慎勿以举业、德业为两类而偏废，你们学举业只是学了个制义的方法，学得再好，写出来的文章辞藻再妙，让人读起来仍觉着干巴巴、没滋味。这就是因为忽略了德业，只有在德业上也下功夫，才能让文章血肉兼备，有其灵魂！”

见生员们懵懵懂懂，只有十数人似懂非懂，了然顿悟者更是寥寥无几，不过沈默、诸大绶、陶虞臣等三五人而已，唐知府叹口气道：“话是对你们所有人说的，但能不能有用，就看你们的造化了。”

知府大人训话结束，训导大人又让本次的三试案首上前，代表诸生向孔子上香，然后发言作保证。沈默老老实实在地将府学提前给的词背一遍，便赶紧下



台了事。

当仪式结束，大人们先行一步，走到门口时，知府大人突然回过头来道：“沈拙言，你跟本官走，你的课业由本官亲授了。”

一片或是嫉妒或是羡慕的目光，登时落在沈默身上，饶是他脸皮赛过城墙，也微微觉着不好意思，赶紧应声出去，跟着老唐上了轿。

在轿子上两人还像正经人一样，说些今天天气真不错之类的话，但一到了知府衙门的内室书房之中，唐顺之便露出一副为老不尊的笑容道：“怎么样，小子，有面子吧？师叔待你不薄吧？”

沈默翻白眼道：“少来，你看多少人恨不得把我拖下来，换成他自己上这轿子？”说着伸手一比划道，“这下起码得罪了一百个。”

唐顺之哈哈大笑起来，捻着胡子道：“我一直无法理解一件事，请你帮着解释一下……我师兄那个古板的道学先生，怎会教出你这么一个小学生来呢？”说着不无遗憾道，“你应该是我的学生才对。”

沈默耸耸肩膀道：“我也一直深表遗憾。”

唐顺之却没有再跟他开玩笑，而是沉声道：“我是真心实意想让你传我衣钵……不要让我平生所学失传。”

沈默轻声道：“那我实话实说吧，我万分敬仰阳明公，十分敬重我师父，也比较佩服师叔您……”

“但是呢？”唐顺之似笑非笑地问道。

“但是我很看不上现在的王学门人。”沈默字斟句酌道，“我承认其中有许多真正体悟了心学，在为国为民操劳着。但大部分王学门人已经彻底流于清谈……甚至是空谈了，整日里夸夸其谈什么‘花树我心’之类，大讲抱负理想，却对‘知行合一’避而不谈。”说着语带讥讽道，“我觉着他们比程朱理学的书呆子更可怕……人家至少还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他们却已经直追那些米虫般的魏晋名士了！我敢负责地说，这些人将来一定会毁坏了阳明公的千古威名的。”

唐顺之仿佛不认识一般看着沈默，轻声道：“你怎么学得如徐渭般尖锐了？”

“原因有二：一者我觉得自己缺少些棱角。”沈默直言不讳道，“现在不是太平盛世，还是有些棱角好出头。”说完又坦然望向唐顺之道，“第二，师叔乃是



百年奇才，学究天人，身后之光辉定然也千古不灭，何苦与那些人搅在一起，坏了自己的威名呢？”

沈默说完之后，内室里十分安静。唐顺之端坐在宽大的交椅上，平静地望着他，目光清澈无比，仿佛了无心机的孩童，又好似阅尽人世、了然悟透的老人。

一看到那目光，沈默心里便暗骂自己多事，他这才知道，唐顺之是个王阳明般的人物……虽不及亦不远矣，这种人有着超越凡俗的智慧，世间的一切都仿佛那林中花树一般，全在他的一念之间。试问还有这种人看不透的问题吗？他不是班门弄斧还是怎的？

果然听唐顺之淡淡道：“拙言，你有千般好，就是太在乎名……声了。”他本想说名利的，但有名就有利，名利不分家，所以话到嘴边，便换了个委婉的说法。

沈默身子微微一紧，却没有反驳。

唐顺之轻声问道：“你说是名声重要，还是做些实事重要？”

沈默还能说什么，只能说后者重要了。

“可如今这世道，单枪匹马能做出什么来？”唐顺之淡淡道，“你知道朝廷每一个决定背后，有多少人在角力吗？正反双方都不下百人，上至大学士，下至科道言官，全都是以团体的面目出现，他们有幕后策划的，有冲锋陷阵的，有摇旗呐喊的，甚至还有打入对方做卧底的，每个人极尽所能，目的却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党同伐异！”

“地方上就更不用说，完完全全是朝堂斗争的延续和分支，完全没有例外。”说着他有些自嘲地笑道，“就像街上泼皮打仗，现在全都是群殴了，你小子若是非要单挑，就算是猛虎也敌不过群狼。”

“你没有走进王学的内部，所以不理解这个圈子有多大的实力。”唐顺之淡淡道，“即使是我，也只是接触到了一部分，但已知的王学一派官员，就有大学士两人，北京六部尚书侍郎共六人，南京六部的堂官则是一个不漏，封疆大吏中也至少占了三成，之下各色官员更是不计其数，以御史言官为最……而且还有不计其数的在野鸿儒、致仕官员，这些都是强大的力量。”

沈默震惊了，他没想到被嘉靖皇帝几次三番打压的王学一派，竟然如此昌盛……



看到他吃惊的表情，唐顺之笑道：“不过你也不用太害怕，王学门人虽多，却不如你想象的那么强大，要不然也不会连公开讲学也不被允许。因为王学本身就有好几个学派，比如说我师傅龙溪先生创立的南中学派，何心隐的师傅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，各自有各自的主张，之间并不团结……比如说他们泰州派便主张‘攘外必先安内’，所以应该先倒严后抗倭。”说着指指自己的鼻子道，“而我却主张先抗倭后倒严……本人为此还被扣上了严党的帽子。”

沈默轻笑道：“我听说师叔是赵文华举荐的？”

赵文华是严嵩的干儿子兼头号爪牙，跟这种人扯上关系，严党的污名是跑不了的。

唐顺之两手一摊道：“严党当权，而且老东西圣眷正隆，一时无法撼动，但倭寇却不会等，我大明国也等不起。如果我跟严党拉开距离，不接受朝廷的任命，就还得在乡下蹲着念书……那样倒是成全了我的名节了，可于我今日之大明又有何用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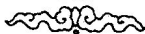
听唐顺之说完，沈默沉默良久才叹口气道：“我还没达到这种境界……”

“这个无妨，”唐顺之摇头笑道，“跟你说这么多，是不想让你误会我，并不是想拉你入伙……也许他们有这个想法，但我没有，我只是单纯地请你接我衣钵，将我的毕生所学传下去。”说着长长地叹口气，悠悠道，“你也知道我唐顺之削籍不仕十六年，这十六年里我居于山庄之中，僻远城市，杜门扫迹，昼夜研究，忘寝废食，遍览百子史氏，国朝典故，律历之书。学射学算！学天文律历！学山川地志！学兵法战阵！下至兵家小技，于学无所不窥。”

说着从桌下取出一个一尺厚的绸布包，一边缓缓打开，一边道：“不是我唐荆川自夸，管它什么天文乐律，地理兵法，弧矢勾股，壬奇禽乙！我都已经深通此中三昧了。”绸包打开，是六本厚厚的手抄册。他爱惜地摸索着这六本凝聚着自己毕生心血的书本道，“这是我尽取古今载籍，剖裂补缀，融会贯通，编成的六册书——《左》、《右》、《文》、《武》、《儒》、《稗》，虽然囊括甚杂，却尽是经世致用之学。”

“六编传于世，学者不能测其奥也，唯有真英才才能看懂。”说着微微自傲道，“掌握其中一编者，便可建一番震古烁今的大功业也！”

沈默默地接过六本书，轻声道：“我会的。”





传旨钦差是代表皇帝的，虽说是给沈默一家传旨，可绍兴城都得跟着忙活起来……将钦差所要经过的道路上全部张红挂彩。

所以初二这天开始，城里的衙役民壮木匠全部出动，从北城门开始，过府前街，一直到永昌坊，将十来条街道、六七里的路程，全部扎上彩棚，棚上糊上红色的纱绫。

翌日五更不到，城内便乡勇尽出，开始打扫街道，撵逐闲人。

到了卯时三刻，知府大人便携着同知、通判、推官，并两县县令、佐贰，共计十名有品有级的官员，在三班衙役的簇拥下，浩浩荡荡到了北门外，出城数里恭迎钦差大人。

紧赶慢赶行出十余里地，终于见河上泊着一艘高大楼船，旗、牌、伞、扇插列舱面，数排衣甲鲜明的亲兵护卫，拱卫着一个三品官员，他立在船头，朝着唐顺之遥遥地招手。

唐顺之赶紧下轿，率领众官俯首便拜道：“恭迎钦差大人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
那白面长须的三品官员，便是钦命祭海大臣兼传旨钦差，通政使兼工部右侍郎赵文华，他先替皇帝受了三叩九拜的大礼，又接受众人的再次叩拜。

那楼船这才靠了岸，船板架好后，一队队持刀卫兵从上面下来，然后便是老长的钦差仪仗，最后才是八人抬着的绿围红障呢大轿，颤巍巍地从船上下来……

日近午时，钦差大人的仪仗终于到了，先有两队共两百人的卫士，穿着鲜亮甲冑，手持明晃晃的长枪在前面开路，后面又跟着一百兵士，打着刺绣绘画的各色旗帜，木雕铁打金装银饰的各样仪仗，以及回避、肃静、官衔牌、铁链、木棍、乌鞘鞭，一对又一对……过了好一会儿，才见到一柄题衔大乌扇，一张三檐大黄伞儿，罩着一顶八抬大轿缓缓过来。

三声炮响之后，钦差大人与知府大人下轿行在红毯之上，红毯的另一端，是沈贺与沈默父子俩。

两队人的中间，还摆着香案烛台。

沈默仍然穿着他在府学宫时的生员装束，沈贺也做秀才打扮，长子和他爹娘在他俩身后站着，再后面是会稽巡检吴成器和一身戎装的俞大猷，最后一排

